

小兵三部曲第三部



王士美

插上金色的翅膀

插上金色的翅膀

王士美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插上金色的翅膀

王士美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625印张 150,000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00册

统一书号：10377·38 定价：1.15元

内 容 介 绍

《插上金色的翅膀》是《小兵三部曲》的第三部。作品描写了志愿军小炮兵赛罕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负伤后，回国抢救、疗养和学习中的一段特殊经历。

重伤后的小赛罕，在祖国温暖的怀抱里得到了重生，更加渴望着重返前线、杀敌立功。然而，组织上却派他去速成小学学习文化。小赛罕努力拼搏，取得了优异成绩。他以为这时可以上前线了，可是组织上又派他去军官预校深造。战友们正在流血牺牲，让他去啃书本，他怎么能安下心来呢？作者以雄浑昂扬的笔触，生动而细腻地描写了小赛罕思想的转变和升华。我们的小英雄，在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转移中，终于插上知识的翅膀，腾飞起来了！

小说保持了前两部《勇敢的骑兵》、《战士比钢铁还硬》所形成的激越昂扬的风格；我军高级将领、中级指挥员和战士的形象栩栩如生；把建国初期我军的战斗风貌，再现得逼真而动人。整个作品使人信服地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愧为培养无产阶级战士的大学校。

目 录

第一章	在温暖的怀抱里·····	(1)
第二章	生活在将军们身旁·····	(27)
第三章	也是上前线的路·····	(59)
第四章	我们要腾飞·····	(93)
第五章	拼起来·····	(122)
第六章	危机存在着·····	(140)
第七章	又是严峻的日子·····	(164)
第八章	这也是战斗和冲击·····	(183)
第九章	插上金色的翅膀·····	(202)
第十章	飞腾吧，向远方·····	(217)

第一章

在温暖的怀抱里

世界上还能有什么样的大海
和高山，能比我们母亲的胸襟、
父兄姐妹们的情怀更加温厚和宽
广？

作者手记

——
不离娘怀，不知娘亲。

没有下过大海，怎么能知道大海的深邃？

没有离开过祖国的儿女，对“祖国”这两个字的感受，
也许总是平常的，有限的。然而，当你一旦离开了祖国，来

到了异国他乡时，你会铭心刻骨地怀念祖国的山山水水和每一寸土地；你会丝丝缕缕地怀念祖国的树木和森林；甚至你会急迫地怀念起你故乡瓦屋房脊上那儿棵在风中摇曳的青青小草。你对祖国的一切思念都会是灼灼炙心的，都会勾起你心头难以言喻的向往和震动。

因为祖国，是使你的生命之树萌生、发芽的圣洁宝地；是使你的一团血肉成长起来的圣洁宝地！我们中华民族世代代、祖祖辈辈在这块暖烘烘的宝地上生息和延绵子孙，祖国啊，我们无比眷恋的父母之邦！有情有义的中华儿女，象小草不会忘记春风春雨、阳光甘露一般，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忘记祖国的深深的恩泽；一旦离开祖国的怀抱，就会无尽而又深情地把祖国怀恋。

作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他们同仇敌忾，万里远征，以血肉之躯，援助与祖国唇齿相依的正在遭受侵略者蹂躏的友好邻邦，同时也正是为了报效自己的祖国。也许，世界上再也不会有的什么人，能比以血肉之躯报效祖国的战士，对祖国母亲的情怀，更加炽烈，更加厚重，更加深沉吧？

战士热爱祖国！

同样地，战士们也更能深深地领略和感受到，祖国对他们母亲一般的、深挚的、火一样炽灼而热烈的厚爱！

二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小战士赛罕，在一场血与火

的激烈大战中，在关键的阵地上，在千钧一发之际，奇迹一般地创造了辉煌的战果，狙击了敌人，保住了阵地。同时，他也身负重伤，差一点儿被当成“烈士”的“忠骸”，加以处置。他被英雄的朝鲜人民担架抢救联队队长金春泽及时地发现后，从前线阵地上抢救下来，转运到前方野战医院。

医护人员们给小赛罕通体擦洗净血汗污垢，摘除了削切进肢体血肉里的大小十几块弹片，对伤口进行处置和包扎之后，作出了马上把他送回祖国大后方野战医院进行医疗和休养的决定。因为小赛罕不仅仅有严重的灼伤和外伤，不仅仅因为失血过多，一直心力衰微，昏迷不醒，医生们认为，他很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内伤，其中程度相当严重的脑震荡是可以肯定的。野战医院抽调了和小赛罕在一个单位工作的黑铃和段环“特护”我们的小英雄回国。

这样，在那十月金秋的早晨，当列车穿过那发出巨大轰鸣的宏伟的鸭绿江大桥，飞驰到祖国的桥头，看到那鲜亮的五星红旗哗啦啦地迎风飘扬的时候，黑铃和段环，都情不自禁地潜然泪下。她们伏身在躺着小赛罕的担架上，激情难抑地轻声唤道：

“小赛罕，我们回来啦！回到祖国啦！”

然而，小赛罕当时还处在深度的昏迷状态中。重新投入祖国母亲怀抱的那种幸福感，他并没有感受到。因此，他也不能洒出任何人都难以抑制的一掬热泪。

倒是祖国的乡亲父老，兄弟们，姐妹们，为他，为那些挂花负伤转回祖国的英雄儿女们，洒落下了纷纷泪雨。当担架抬下火车，抬过迎接他们的人流时，少先队员们送来了红

领巾，送来了鲜花，乡亲父老们，送来了热汤热茶，也送来了一把一把的热泪。担架的两侧摆满了苹果、糖果、慰问袋、慰问信。

小赛罕被迅速送到位于华北大平原河北省境内的陆军二六八野战医院。军医和看护人员马上发现，新转来的这二十名重伤员中，小赛罕最小，躺在担架床上的身子还占不满一小半的地方；而伤势又最重，抬下救护车时，仍然处于昏迷状态。因此，许多军医、护士都掉了泪。

小赛罕的担架直接抬进手术室，抬放到手术台上。陈金兰军医——已经确定的小赛罕的主治军医，亲自动手拆开绷带，经过全面检查和全院各科区主任军医的会诊，确认志愿军野战医院的诊断结论是正确的：小赛罕的外伤尽管相当严重，但导致他一直昏迷不醒的主要原因，是脑部的严重震荡，而不是脑颅外伤。

确诊以后，决定对小赛罕实行“静室特护”。也就是把他安置在一间避光隔音的、绝对安静的小房间里，一边医疗他的外伤，一边医治他的脑伤。为此，专门安排了特护人员。

经过一个星期的急救医疗，小赛罕终于化险为夷，渐渐从昏迷状态中醒转过来了。主治军医陈金兰，熬红了眼睛，熬瘦了脸颊，但是终于也嘘出了一口气来……

三

二十四天时间——从休克到苏醒，对小赛罕来说，是一个使他感到阵阵昏眩、深深隐痛的过程。

他不是从一场大梦中醒来。不，他没有作梦，仿佛只是在一瞬间眨了一下眼。现在他感受到了，前面还是一片火海，战友们都倒在那里。他们太疲倦了，太累了，都睡着了。但是，他们不应该睡着。敌人的坦克车跑了，象被削掉尾巴的兔子似地跑了。然而它们的炮塔朝屁股后头转过来，一颗又一颗炮弹，还在朝着我们的阵地猛打，弹雨连天，弹坑遍地，整个山岩阵地仿佛都在崩塌和碎裂中，大地发出了强烈的忽悠悠的震颤，有那么一瞬，好象一发炮弹就落在了小赛罕的脚边，又一发落在了他的耳边，他感到忽悠一下，似乎被抛向了天空，被抛进了天上的云彩里，多么灼人的热腾腾的气浪啊！窒闷得人真难受，好在只一刻，小赛罕好象又从云彩里被放回到了山岩上。他仍然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窒闷，他的嗓子眼，被硝烟和石尘土粒牢牢地阻住了。他想呼喊：“快，同志们啦，不能睡懒觉哇！敌人的炮弹，臭炮弹，正在纷纷地落下来！此时此刻，怎么能睡觉呢？不能睡哇！不能睡哇！同志们啦！战友们啦！……”但是，他的嗓子眼象被堵塞了一般，不管他怎么使劲儿，也呼喊不出来，他不能叫醒同志们。小赛罕的心中似乎仍然完全清楚明白，他不愿意想到许多战友已经为祖国光荣地、英勇地捐躯。他不愿意这样想，只愿意想到同志们是太疲劳、太困倦，因此是伏在阵地的岩石上，倒头睡着了。战友们怎么能那么容易就不再醒来呢？不会的，昨天晚上，小赛罕来到阵地上，“赛诸葛”班长郜之光，还蒙住他的眼睛，和他开过玩笑，把两个大苹果塞到他的怀里来，慰问他。黑大个排长，不是还把小赛罕挟到胳膊窝里亲热了好大一阵吗？生龙活虎的战友

们，一个个结实健壮得如同金牛铁马，一个个如同天上掠过的矫健的雄鹰，他们是钢铸铁打的英雄汉，是从铁骑兵的刀丛滚滚的洪流里炼铸出来的健儿，他们怎么能那么容易就死去呢？几小时以前，他们不都还活蹦乱跳的吗？小赛罕只愿意想到战友们是睡着了，应该赶快把他们唤醒过来，请他们躲一躲敌人疯狂地扑洒到我们阵地上来的弹火……。

但是，怎么搞的，他却怎么也喊不出声来。他又挣扎了一下，想向前爬进一步。对了，他现在突然又想起来，武达班长，不，是炮四连的武达连长——他是小赛罕加入到部队这个火热革命大家庭中来时的第一个班长——他现在负了重伤，正躺在炮车的轮子上。他刚才的眼睛瞪得好大，好象还叱咤着，吼喊着，骂了小赛罕一声“混蛋”。他的头上、脸上和身上，歪戴着残破的军帽和被火焰烧焦的军装褂上，正在涌流着殷红绛紫的血污。但是，他不准小赛罕过来抢救他，替他包扎，而是命令小赛罕操炮向冲过来的敌人坦克车开火。现在，敌人的指挥坦克被打掉了，歪斜着喷出了一团火焰和浓烟，其他三辆坦克也夹起尾巴逃命去了。因此，小赛罕可以向班长——武达连长报告胜利的战绩了。武达班长会笑的，他总是象黑铁塔似的板着他的铁青脸，一旦笑一笑，那真象春天的花朵，久旱的雨中的闪电，真正好看，真正好看！小赛罕最喜欢看到班长的这种笑模笑样。小赛罕并不愿意看到班长总是铁青的脸。是的，现在向班长报告胜利战果，班长会笑了。小赛罕也就能给班长包扎伤口了。小赛罕记得，他的挎兜儿里，还有两个急救包呢，应该先把武达班长脑袋上的伤口包扎上，要把班长救护下来。哎呀，还有

——武达班长说不准还会发脾气，虎一般地跳将起来。还有，副师长，亲爱的老首长、老团长阿尤喜，现在不也伏在指挥所的观察位置上睡着了吗！也许是负伤了，他在那里咬紧着牙关挺立着。是呀，刚才小赛罕看到副师长的这种姿势，一时焦急万分，返身跑到指挥所外面来，不就是要再找一个战友，来抢救副师长，抬一抬他吗？现在，武达班长能虎一样地跳起来那就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小赛罕的心中，忽然变得甜融融的，他耳中听到咯嘣一声，嘴巴感到一阵刺心的麻痛，他的手插进了火烫的石砬子缝里，他拼尽了力气，向着躺在炮车轮子上的武达连长爬近了一步。他的身子好沉啊，怎么爬一步会这么难呢？真不争气，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感到麻痛难忍呀！他的心急得难受，脑袋绞得难受，好象已经揪成了一团——小赛罕现在事实上也已经遍体伤痕，伤痛已经使他的知觉意识完全麻木了。但是，他救护战友、救护首长、关心同志们的心没有麻木，这颗春花一般的、代表着春天的微笑的纯洁的心是不会麻木的。他咬破了嘴唇，拼尽了全身所能支配的一切力气，向着倒在血泊中的武达班长爬去。也就在这时，他听到了耳边轰隆一声呼旋一般的巨响，他又有了一次被推上天空的感觉，好象又一次被推进了灼人的热气腾腾的云彩里。他的脑海仿佛嗡的一声，被翻卷起的巨浪，倒海翻江一般地被推进深渊。他完全失去了知觉……

整整二十四个白天和黑夜，是相当漫长的二十四个白天和黑夜，这对一直守护他、抢救他的同志们，战友们，包括那些用担架把他抬出烈士临时墓地的朝鲜父老乡亲，包括那

些一直等待着他，指望着他能苏复过来的军医和看护人员们，二十四个白天和黑夜中的每一时、每一刻，都是漫长的、令人焦虑和难熬的。为了抢救他，许多人耗磨的不仅仅是时间，而且包括巨大的感情和心血。

然而，这二十四天，对小赛罕来说，却仅仅是一瞬间。他的记忆力整整中断了二十四天，而一旦这一切重又复苏和衔接起来时，那二十四天外部世界的历史，他是不会立刻知道的。他的一切感受、意识和记忆，还要飞回到二十四天之前那个火海血海的战场上去。他感到自己还在战壕中，在弹火冲天的阵地上。他隐隐感到眼皮象铸了铅似的沉重，只能隐隐看到阵地上升着火焰的昏黄和战友们鲜血的殷红，只能看到在浓重的硝烟中岩石、树木幽灵似的姿影。小赛罕的脑海里，仍然浮现着当时战场的种种印象和幻觉。他仍然急迫地想大吼和呼喊。武达班长还在他前面的炮车轮子上横躺着流血呢，要赶快救援啊！……

小赛罕拼出了最大的力气，终于呼出了一声长气——呼出了窒息了他整整二十四天的一个“啊”字。此前，他只有轻微的呻吟和时而急促时而平静的喘息。

小赛罕睁开了眼睛。

但他立刻又闭上了眼睛。

他不能习惯光。炮火连天，昏天黑地，焦土和烟尘，满眼都是弹火和瘴雾。而眼前，是柔和但刺眼的亮光，是多么光明灿烂的亮光啊！

从前天开始，小赛罕已经从避光的暗房挪进这间阳光充沛的六号病房来了。

他现在睁开了眼睛。

呀，不对！难道我真的被推上了云天？难道我真的飞升进了天堂？这里怎么这样安静和柔和？难道我也侧头睡在了阵地上？在做梦？不行！不行！我怎么能睡觉？我怎么能做梦？噢，明白了，怪不得同志们都横躺竖卧在阵地上睡着了，一定是敌人施放了毒瓦斯吧？哦，一定是这样。但是，绝不能让敌人的毒瓦斯毒倒，应该尿一泡尿，弄在毛巾上，堵在自己的嘴巴上，抗住敌人的毒瓦斯。入朝作战前，军医同志们给部队讲野战防护知识时，讲过这种万不得已的办法。现在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只好用这种办法，去救护大个子排长、“赛诸葛”班长、武达连长、副师长和所有的同志们。

但是，呀！呀！这梦怎么挣脱不开呢？怎么四面还是这么明亮和安静呢？小赛罕用力挣扎，他拼劲大喊了一声——他又喊出了一声来。他指望这一声能从睡梦中挣脱过来。

然而，没有，不仅没有，梦还又做出新的花花样儿来了。眼前突然地出现了一个仙女，一个穿白衣戴白帽的仙女。她有一副圆圆的脸盘，脸盘上也有一只光光滑滑好看的小鼻子，一张嘴巴，脸颊上也有两个甜甜的酒窝。仙女怎么也能和人一样呢？小赛罕从来没有见过她，但是这仙女倒冲着他惊喜地笑着，甜甜地笑着，张开了两片好看的小嘴唇，说着一些什么话。小赛罕什么也听不见。是呀，仙女说话，凡人怎么能听见呢？何况，这是在做梦呀，梦中说话经常是听不见的。对了，小赛罕现在明白了，自己还是在梦中。然而，这梦怎么感觉得这么真呢？怎么硬是摆脱不出来呢？

仙女向他俯近身来，似乎在亲切地向他说着什么，他仍然一字也听不到。仙女俯身在他面前靠得更近了。他感到这仙女的模样儿真好看，一点儿也不让人烦厌。能见到仙女，也真开眼界啊！不过，现在是什么时候，同志们还在阵地上遭受着敌人毒瓦斯的窒息。你这仙女，怎么什么也不懂，怎么能老让我看着你的美样儿呢？请你快走开吧，我要告诉同志们好办法。我憋着一泡尿，我们都是男同志，当着你这仙女的面儿，怎么能小解啊！仙女，你搞什么乱？你缠我做梦干什么？快走开吧！小赛罕的心中越来越火燎燎的，甚至有点暴躁了。他讨厌起仙女来。他瞪大了眼睛，恼怒地吼了一声：“你这仙女，当着我的面，不让我尿湿毛巾，倒给我弄一瓢水来呀！”他心中要吼出这样的话来，但是，他完全休息了二十四天的嘴巴和舌头，现在要喊出这样一串话，谈何容易！这二十四天，除了给他喂过水以外，他的生命主要是靠着输液和输血来维持的。但是，他一定是喊出了他心中最急切的一个字，他一定是喊出了一声：“水！”

仙女悠的一下就闪开了身子。

小赛罕要爬起来，他现在可以撒尿了。他努力要把自己的身子支撑起来，但是，胳膊怎么没有劲儿？自己的身子怎么变成了大石头，为什么这么死沉死沉的呢？不能，不能，不能再回到梦里去，一定要快爬起来！要用好办法援救战友们啊！

然而，糟糕！糟糕！糟糕透了！

怎么仙女又出现了？怎么又出现了？而且，不仅是一个，而是两个，三个，好几个，一群，象天鹅一般地出现在他

的眼前，出现在他的四周。这些仙女们，要开什么玩笑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她们干什么都这么笑盈盈地向他围拢过来，为什么硬要缠住他让他做梦呢？

小赛罕终于暴躁起来，他大喊了一声：

“水！”

他喊这一声，是要把仙女们轰开。

然而，她们并没有离开！而且，他最先看到的那位仙女，笑盈盈地更靠近了他。她托着一只瓷碗，拿着一只羹匙，把一滴仙露立刻灌进他的口腔里来。

呀！好津甜的甘露！这是仙露、神水吗？多甜啊！多清冽啊！多舒畅啊！小赛罕好象从来也没有喝过这样清冽甘甜的水呀！

但是，不行，不行！我怎么能在这里喝个饱，饮个痛快，怎么能放下同志们，扔下待援待救的战友们不管呢？不行，仙女，你不能用甘露神水灌醉我，你不救援同志们，战友们，什么甜水我也不喝。不，我不能光顾我自己！我要同志们、战友们，你这仙女快走开吧！

小赛罕猛地咬住了牙关，猛地咬住了看护员胡雅雅喂水塞进他牙缝里的羹匙。他猛地摆了一下下巴，狠狠地闭上了眼睛。他大喊着：

“救，救，救副师长！救，救，救班长！救，救，救黑大个呀！……”

小赛罕的喊声虽然含糊不清，但是，他终于喊出了连贯的话。

外伤三区的主任医生、一个在白求恩大夫手下工作过的

老军医，现在欣慰地笑了，点着头，高兴得眼睛笑成了一条线。小赛罕的主治军医陈金兰高兴得脸颊上挂上了泪花儿。

刚才，负责特护小赛罕的看护员胡雅雅，惊喜地发现小赛罕从昏迷中终于苏醒过来，喊出了一声“啊”，并睁开眼睛，能呼唤水了。她高兴万分，激动不已，立刻唤来了医生和护士长们，同时端来了水碗，忙给小赛罕喂水。他贪婪地喝下了一口，但喂他第二口时，竟然死死地咬住了羹匙，然后又打挺闭起眼睛，说起“胡话”来。

军医和护理人员很快、很容易地就明白过来，他们确认小赛罕现在已经完全脱险，不仅肉体可以康复，他的智力机器——大脑，也从严重的震伤中脱险了。为此，他们是欣慰的、高兴的，嘘出了一口长气。但是，他们同时又都禁不住地落下泪来。他们完全明白，他们的小战友的意识、感觉，还滞留在舍生忘死的战场上。他在惦念着战友、同志和首长们，骨肉手足一般的兄弟们！他置自己的伤痛于度外，在呼唤着救援自己的战友、首长和亲人！

四

黑铃和段环，刚刚由外伤三区的协理员马连生陪同，在地方——二六八陆军医院所在的这个县的县立一中，给几千名青年学生，又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斗事迹的报告。自打她俩“特护”小赛罕，并且同时护送一部分伤员来到二六八医院以来，便被当成了志愿军的代表，被当成了从前线归来的英雄模范人物，被四处请去作报告，讲述祖国英雄儿女在抗美